



韓非子卷第十四

外儲說右下第三十五

一賞罰共則禁令不行令臣操之故曰共也何以明之以造

父於期既善馭馬又能忍得及子罕為出羸罕行

國畏之因寡君亦田恒為圃池擅行賞人歸之因

威分出執之類也也故宋君簡公弒患在王良造父之共車田連

也成竅之共琴也王造誠能御車使其共操轡則不進

君臣共賞亦由是也

二治強生於法弱亂生於阿法曲則亂君明於此則正



賞罰而非不仁也爵祿生於功功立則誅罰生於

罪罪著則臣明於此則盡死力而非忠君也君通

於不仁臣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昭襄知主情但

自求理以些言責也百姓但當仰君亦不而不發五

須曲為愛故君疾而禱者責之以二甲而不發五

苑應侯欲發蔬果以救飢人昭田鮪知臣情但當

蓋因不須私忠於上也故教田章鮪教子章曰富國家而公

儀辭魚以為達法受魚則失魚不受

三明主者鑒於外也而外事不得不成故蘇代非

齊王以今燕王專任子之人主鑒於上也而居者

不適不顯故潘壽言禹情欲媚子之故謂燕王言

崇子之人主無所覺悟方吾知之故恐同衣於族

而況借於權乎方吾知人皆知已不與同服者共

況君權可借臣乎吳章知之故說以佯而況借於誠乎趙

王惡虎目而壅明主之道王圃中虎目而惡之左

於虎目遂殺言者如周行人之却衛侯也衛君名辟疆行

同號故不令朝改名然後納之

四入主者守法責成以立功者也聞有吏雖亂而

有獨善之民吏雖亂賢人不改操殷不聞有亂民

之三仁夏之龍逢是也

而有獨治之吏。子率以正故明主治吏不治民治

則民說在搖木之本與引網之綱。搖木本則萬木動引網網則萬

目張吏正也。故失火之嗇夫不可不論也。救火者吏

操壺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則役萬夫。

明執契亦然。故所遇術者如造父之遇駕馬牽馬推車則

不能進。代御執轡持策則馬咸驚矣。是以說在椎

鍛平夷榜檠矯直。不然敗在淖齒用齊戮閔王。李

兌用趙餓主父也。

⑤因事之理則不勞而成。故茲鄭之踞轅而歌以

上高梁也。其患在趙簡主稅吏請輕重。主欲稅吏

不自定其輕重之節曰勿輕重而巳。吏因擅意因以富。薄疑之言國中飽簡

主喜而府庫虛。百姓餓而姦吏富也。故桓公巡民

而管仲省腐財。怨女。公巡人見有飢人及老而無

人飢宮有怨女則人老而無妻也。不然則在延陵乘馬不得進。造

父過之而為之泣也。前礙飾後礙錯既不得前却

罰失必致敗也。

右經

①造父御四馬馳驟周旋而恣欲於馬。意所欲馬必隨之也

恣欲於馬者擅轡策之制也。以轡策專制之故馬不逞也然馬

驚於出彘而造父不能禁制者非轡策之嚴不足

也。威分於出彘也。彘亦令馬可畏故曰威分王子於期為駙駕

轡策不用而擇欲於馬擅芻水之利也。然馬過於

圃池而駙馬敗者非芻水之利不足也。德分於圃

池也。故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

操左革而叱咤之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笞之馬不

能行十里共故也。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者也。然

而田連鼓上成竅灑下而不能成曲亦共故也。夫

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轡而御不能使馬人主安能

與其臣共權以為治以田連成竅之巧共琴而不

能成曲人主又安能與臣共勢以成功乎。一曰造

父為齊王駙駕渴馬服成。令馬忍渴百日服習之故成也效駕圃

中渴馬見圃池去車走池駕敗王子於期為趙簡

主取道穿千里之表其始發也彘伏溝中王子於

期齊轡策而進之彘突出於溝中馬驚駕敗

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與民之所喜也君自

行之殺戮誅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君曰諾

於是出威令。誅大臣。君曰。問子罕也。於是大臣畏之。細民歸之。處期年。子罕殺宋君而奪政。故子罕為出彘以奪其君國。罕用刑服國是由出彘用威懼焉

簡公在上位。罰重而誅嚴。厚賦歛而殺戮民。田成恒設慈愛。明寬厚。簡公以齊民為渴馬。不以恩加民。而田成恒以仁厚為圃池也。以仁濟物猶圃池也。曰。造

父為齊王。駟駕以渴服馬。百日而服成。服成請效。駕齊王。王曰。效駕於圃中。造父驅車入圃。馬見圃池而走。造父不能禁。造父以渴服馬久矣。今馬見

池。駟而走。雖造父不能治。今簡公之法。禁其衆久矣。而田成恒利之。是田成恒傾圃池而示渴民也。一曰。王子於期為宋君為千里之逐。已駕。察手吻文且發矣。驅而前之。輪中繩引而却之。馬掩迹拊而發之。彘逸出於竇中。馬退而却。策不能進前也。馬駢而走。轡不能正也。一曰。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誅罰殺戮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戮細民而誅大臣。君曰。與子罕議之。居期年。民知殺生之命制於子罕。

也。故一國歸焉。故子罕劫宋君而奪其政。法不能禁也。故曰子罕爲出彘。而田成常爲圃地也。今令王良造父共車。人操一邊轡而入門。閭駕必敗。而道不至也。令田連成竅共琴。人撫一絃而揮。則音必敗。曲不遂矣。

②秦昭王有病。百姓里買牛而家爲王禱。公孫述出見之。入賀王曰。百姓乃皆里買牛爲王禱。王使人問之。果有之。王曰。訾之。人二甲。訾毀也。罰之也。夫非令而擅禱。是愛寡人也。夫愛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

心與之相循者。是法不立。法不立。亂亡之道也。不
如人罰二甲而復與爲治。一曰。秦襄王病。百姓爲
之禱。病愈。殺牛塞禱。郎中閻過公孫衍出見之。曰。
非社臘之時也。奚自殺牛而祠社。怪而問之。百姓
曰。人主病。爲之禱。今病愈。殺牛塞禱。閻過公孫衍
說見王拜賀曰。過堯舜矣。王驚曰。何謂也。對曰。堯
舜其民未至。爲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
殺牛塞禱。故臣竊以王爲過堯舜也。王因使人問
之。何里爲之。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屯亦罰也。閻過

公孫衍媿不敢言。居數月。王飲酒酣樂。閻過。公孫衍謂王曰。前時臣竊以王爲過堯舜。非直敢諛也。堯舜病且其民未至爲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乃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臣竊怪之。王曰。子何故不知於此。彼民之所以爲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爲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爲我用者也。吾釋勢與民相収。若是吾適不愛。而民因不爲我用也。故遂絕愛道也。

秦大饑。應侯請曰。五苑之草著

謂草木著地而生也。

蔬菜橡

果棗栗。足以活民。請發之。昭襄王曰。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賞。有罪而受誅。今發五苑之蔬果者。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也。夫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者。此亂之道也。夫發五苑而亂。不如弃棗蔬而治。一曰令發五苑之蔬。蔬棗栗。足以活民。是用民有功與無功爭取也。夫生而亂。不如死而治。大夫其釋之。

田鮪教其子田章曰。欲利而身。先利而君。欲富而家。先富而國。一曰田鮪教其子田章曰。主賣官爵。

臣賣智力。故自恃無恃人。

公孫儀相魯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其弟諫曰。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對曰。夫唯嗜魚。故不受也。夫即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雖嗜魚。此不必能自給。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魚。即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雖嗜魚。我能長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於人之爲己者。不如己之自爲也。

③子之相燕。賚而主斷。蘇代爲齊使燕。王問之曰。

齊王亦何如主也。對曰。必不霸矣。燕王曰。何也。對曰。昔桓公之霸也。內事屬鮑叔。外事屬管仲。桓公被髮而御婦人。日遊於市。今齊王不信其大臣。於是燕王因益大信子之。子之聞之。使人遺蘇代金百鎰。而聽其所使之。一曰。蘇代爲秦使燕。見無益子之。則必不得事。而還責賜。又不出。於是見燕王。乃譽齊王。燕王曰。齊王何若是之賢也。則將必王乎。蘇代曰。救亡不暇。安得王哉。燕王曰。何也。曰。其任所愛不均。燕王曰。其任何也。曰。昔者齊桓公愛

管仲。置以爲仲父。內事理焉。外事斷焉。舉國而歸之。故一匡天下。九合諸侯。今齊任所愛不均。是以知其亡也。燕王曰。今吾任子之。天下未之聞也。於是明日張朝而聽子之。潘壽謂燕王曰。王不如以國讓子之。人所以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必不受也。則是堯有讓許由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受也。則是王有讓子之之名。而與堯同行也。於是燕王因舉國而屬之。子之大重。一曰。潘壽隱者。燕使人聘之。潘

壽見燕王曰。臣恐子之之如益也。王曰。何益哉。對曰。古者禹歿。將傳天下於益。啓之人因相與攻益而立啓。今王信愛子之。將傳國子之。太子之人盡懷印璽。子之之人無一人在朝廷者。王不幸弃羣臣。則子之亦益也。王因收吏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大重。夫人主之所以鏡照者。諸侯之士徒也。今諸侯之士徒皆私門之黨也。人主之所以自羽翼者。巖穴之士徒也。今巖穴之士徒皆私門之舍人也。是何也。奪禡之資在子之也。故吳

章曰。人主不佯憎愛人。佯愛人。不得復憎也。佯憎人。不得復愛也。一曰。燕王欲傳國於子之也。問之潘壽。對曰。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已而以啓人爲吏。及老而以啓爲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勢重盡在啓也。已而啓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啓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堯舜明矣。今王欲傳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之人者也。是名傳之。而實令太子自取之也。燕王乃收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遂重。

方吾子曰。吾聞之古禮。行不與同服者同車。不與同族者共家。而況君人者。乃借其權而外其勢乎。吳章謂韓宣王曰。人主不可佯愛人。一日不可復憎。不可以佯憎人。一日不可復愛也。故佯憎佯愛之徵見。則諛者因資而毀譽之。雖有明主。不能復收。而況於以誠借人也。

趙王遊於園中。左右以菟與虎而輟觀之。盼然環其眼。環轉其眼以作怒也王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陽君之目。可惡過此。見此未有害也。見平陽君之目。

如此者。則必死矣。其明日。平陽君聞之。使人殺言者。而王不誅也。

衛君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號。對曰。諸侯辟疆。周行人却之曰。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開辟疆土者天子之號

衛君乃自更曰。諸侯燬而後內之。仲尼聞之曰。遠哉。禁偏。虛名不以借人。況實事乎。名辟疆未必能辟疆故曰虛也

④搖木者。一一攝其葉。則勞而不徧。左右拊其本。而葉徧搖矣。拍擊也臨淵而搖木。鳥驚而高。魚恐而

下。善張網者。引其綱。若一一攝萬目。而後得。則是

勞而難引。其綱而魚已囊矣。故吏者。民之本。綱者

也。故聖人治吏不治民。治吏猶引綱。理人猶張目。

救火者。令吏挈壺甕而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

箠指麾而趣使人。則制萬夫。是以聖人不親細民。

明主不躬小事。造父方耨。時有子父乘車過者。馬

驚而不行。其子下車牽馬。父子推車。請造父助我

推車。造父因收器輟而寄載之。援其子之乘。乃始

檢轡持筴。未之用也。而馬轡驚矣。使造父而不能

御。雖盡力勞身。助之推車。馬猶不肯行也。今使身

佚且寄載有德於人者。有術而御之也。故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無術以御之。身雖勞。猶不免亂。術則國之轡策也有術以御之。身處佚樂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

椎鍛者。所以平不夷也。榜檠者。所以矯不直也。聖人之為法也。所以平不夷。矯不直也。

淖齒之用齊也。擢閔王之筋。李兌之用趙也。餓殺主父。此二君者。皆不能用其椎鍛榜檠。故身歿為戮。而為天下笑。一曰。入齊則獨聞淖齒。而不聞齊。

王。入趙則獨聞李兌。而不聞趙王。故曰。人主者。不操術。則威勢輕。而臣擅名。一曰。田嬰相齊。人有說王者。曰。終歲之計。王不一以數日之間。自聽之。則無以知吏之姦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嬰聞之。即遽請於王。而聽其計。王將聽之矣。田嬰令官具押券。斗石。參升之計。王自聽計。計不勝聽。罷食後。復坐。不復暮食矣。田嬰復謂曰。羣臣所終歲。日夜不敢偷怠之事也。王以一夕聽之。則羣臣有為勸勉矣。王曰諾。俄而王已睡矣。吏盡揄刀。削其押券。升石。

韓子
卷之
之計。王自聽之。亂乃始生。一曰。武靈王使惠文王
莅政。李兌爲相。武靈王不以身躬親殺生之柄。故
劫於李兌。

⑤ 茲鄭子引輦上高梁而不能支。茲鄭踞轅而歌。
前者止。後者趨。輦乃上。使茲鄭無術以致人。則身
雖絕力致死。輦猶不上也。今身不至勞苦而輦以
上者。有術以致人之故也。

趙簡主出稅者。吏請輕重。簡主曰。勿輕勿重。重則
利入於上。若輕則利歸於民。吏無私利而正矣。

薄疑謂趙簡主曰。君之國中飽。簡主欣然而喜曰。
何如焉。對曰。府庫空虛於上。百姓貧餓於下。然而
姦吏富矣。

齊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桓公
問其故。對曰。臣有子三人。家貧無以妻之。傭未及
反。桓公歸以告管仲。管仲曰。畜積有腐。棄之財。則
人飢餓。宮中有怨女。則民無妻。桓公曰。善。乃論宮
中有婦人而嫁之。下令於民也。丈夫二十而室。婦
人十五而嫁。一曰。桓公微服而行於民間。有鹿門

稷者。行年七十而無妻。桓公問管仲曰。有民老而無妻者乎。管仲曰。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矣。而無妻。桓公曰。何以令之有妻。管仲曰。臣聞之。上有積財。則民臣必匱乏於下。宮中有怨女。則有老而無妻者。桓公曰。善。令於宮中。女子未嘗御。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年十五而嫁。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延陵卓子乘蒼龍挑文之乘。言雕飾之鉤飾在前。約鉤使奮也錯鏃在後。鏃鏃也。以金飾之馬欲進則鉤飾禁之。欲退

則錯鏃貫之。馬因旁出。造父過而為之泣涕曰。古之治人亦然矣。夫賞所以勸之。而毀存焉。罰所以禁之。而譽加焉。民中立而不知所由。言賞則有毀。罰則有譽。故不知其所由。此亦聖人之所為泣也。一曰。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馬有翟之文前則有錯飾。後則有利鏃。策則引之。退則策之。馬前不得進。後不得退。遂避而逸。因下指刀而刎其脚。造父見之泣。終日不食。因仰天而歎曰。策所以進之也。錯飾在前。引所以退之也。利鏃在後。今人主以其清潔也。進之以

其不適左右也退之。以其公正也譽之。以其不聽從也廢之。民懼中立而不知所由。此聖人之所為泣也。

右傳

韓非子卷十四終

韓非子卷第十五

難一第三十六

難二第三十七

難三第三十八

難一第三十六

古人行事或有不合理韓子立義以難之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舅犯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禮繁緝故曰繁禮唯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僞。非諂詐不能制勝故曰不厭詐僞也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衆

我寡為之奈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偷苟且取多

獸，後必無獸。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因詐得利

必以詐為俗故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

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羣臣

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

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

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

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

或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凡對問者有因，因

小大緩急而對也。所問高大而對以卑狹，則明主

弗受也。今文公問以少遇衆，而對曰後必無復，此

非所以應也。且文公不知一時之權，又不知萬世

之利。戰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強而威立，雖有後

復，莫大於此。萬世之利，奚患不至？戰而不勝，則國

亡兵弱，身歿名息。拔拂今日之歿不及，安暇待萬

世之利？待萬世之利，在今日之勝。今日之勝，在詐

於敵，詐敵萬世之利而已。故曰：雍季之對不當。文

公之問，且文公又不知舅犯之言。舅犯所謂不厭

詐偽者。不謂詐其民。謂詐其敵也。敵者。所伐之國也。後雖無復。何傷哉。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功耶。則所以勝楚破軍者。舅犯之謀也。以其善言耶。則雍季乃道其後之無復也。此未有善言也。舅犯則以兼之矣。舅犯曰。繁禮君子。不厭忠信者。忠所以愛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既以愛而不欺矣。言孰善於此。然必曰。出於詐偽者。軍旅之計也。舅犯前有善言。後有戰勝。故舅犯有二功。而後論雍季無一焉。而先賞文公之霸。不亦宜乎。仲

尼不知善賞也。

仲尼不知善賞。妄歎宜哉乎。

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暮年。剛畝正。

相謙故正也。

河濱之漁者爭坻。

坻。水中高地。釣者泳之。

舜往漁焉。暮年而

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

苦窳。惡也。

舜往陶焉。暮年而

器牢。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而舜往爲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耕處苦而民從之。故曰聖人之德化乎。

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安在。其人曰。堯爲天子。

然則仲尼之聖堯奈何。

堯在上。容人爲惡。仲尼謂堯爲聖者奈何。聖人

明察在上位。將使天下無姦也。今耕漁不爭。陶器不窳。舜又何德而化。若堯以舜在上。則自有禮讓。何須舜以化之。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也。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得也。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吾楯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堯舜之不可兩譽。矛楯之說也。且舜救敗。暮年已一過。三年已三過。舜有盡。壽有盡。

天下過無已者。以有盡逐無已。所止者寡矣。賞罰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賞。弗中程者誅。令朝至暮變。暮至朝變。十日而海內畢矣。奚待暮年。舜猶不以此說堯。今從已。乃躬親。不亦無術乎。且夫以身爲苦而後化民者。堯舜之所難也。處勢而令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將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未可與爲政也。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命。將奚以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臣故將謁之。願君

去豎刁。除易牙。遠衛公子開方。易牙爲君主味。君
惟人肉未嘗。易牙烝其首子而進之。夫人情莫不
愛其子。今弗愛其子。安能愛君。君妬而好內。豎刁
自宮以治內。人情莫不愛其身。身且不愛。安能愛
君。開方事君十五年。齊衛之間。不容數日行。奔其
母。久官不歸。其母不愛。安能愛君。臣聞之。矜僞不
長。蓋虛不久。言蓋虛誠欺詐事不可久也願君去此三子者也。管
仲卒歿。桓公弗行。以桓公歿。蟲出。尸不葬。
或曰。管仲所以見出口桓公者。非有度者之言也。所

辨其巧

以去豎刁易牙者。以不愛其身。適君之欲也。曰不
愛其身。安能愛君。然則臣有盡歿力以爲其主者。
盡歿力亦不愛身也管仲將弗用也。曰不愛其歿力。安能愛
君。是君去忠臣也。且以不愛其身。度其不愛其君。
是將以管仲之不能歿公子糾。度其不歿桓公也。
是管仲亦在所去之域矣。明主之道不然。設民所
欲。以求其功。故爲爵祿以勸之。設民所惡。以禁其
姦。故爲刑罰以威之。慶賞信而刑罰必。故君舉功
於臣而姦不用於上。臣有功者舉用之。自然姦不見用也雖有豎刁。

其奈君何。且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計君臣力臣君有道。則臣盡力而姦不生。無道。則臣上去豎刁。一豎刁又至。非絕姦之道也。且桓公所以身死蟲流出。尸不葬者。是臣重也。臣重之實。擅主也。有擅主之臣。則君令不下。究臣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間。使善敗不聞。禍福不通。故有不葬之患也。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

卑賤不待尊賢而進。大臣不因左右而見。百官修通。羣臣輻湊。有賞者君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見知不悖於前。賞罰不弊於後。可賞賞可罰罰無所蔽塞也安有不葬之患。管仲非明此言於桓公也。使去三子。故曰管仲無度矣。

襄子圍於晉陽中。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為賞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為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事。寡人國危。社稷殆矣。吾羣臣無有不驕侮之意者。惟赫子不失君臣之禮。是以先

之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爲人臣者莫敢失禮矣。

或曰仲尼不知善賞矣。夫善賞罰者百官不敢侵職。羣臣不敢失禮。上設其法而下無姦詐之心。如此則可謂善賞罰矣。使襄子於晉陽也。令不行。禁不止。是襄子無國。晉陽無君也。尚誰與守哉。今襄子於晉陽也。知氏灌之。穴竈生鼃而民無反心。是君臣親也。襄子有君臣親之澤。操令行禁止之法。而猶有驕侮之臣。是襄子失罰也。爲人臣者乘事

而有功則賞。今赫僅不驕侮而襄子賞之。是失賞

也。

臣有不驕僅合臣禮非有善可賞也

明主賞不加於無功。罰不加

於無罪。今襄子不誅驕侮之臣而賞無功之赫。安在襄子之善賞也。故曰仲尼不知善賞。

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歎曰。莫樂爲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避。琴壞於壁。公曰。太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小人言於側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啞。歎。聲。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請除之。公曰。釋之。以

爲寡人戒

或曰。平公失君道。師曠失臣禮。夫非其行而誅其身。君之於臣也。非其行則陳其言。善諫不聽。則遠其身者。臣之於君也。今師曠非平公之行。不陳人臣之諫。而行人主之誅。舉琴而親其體。是逆上下之位。而失人臣之禮也。夫爲人臣者。君有過則諫。諫不聽。則輕爵祿以待之。此人臣之禮義也。今師曠非平公之過。舉琴而親其體。雖嚴父不加於子。而師曠行之於君。此大逆之術也。臣行大逆。平公

喜而聽之。是失君道也。故平公之迹。不可行也。使人主過於聽而不悟其失。師曠之行。亦不可行也。使姦臣襲極諫而飾弑君之道。不可謂兩明。此謂兩過。故曰平公失君道。師曠亦失臣禮矣。

齊桓公時。有處士曰小臣稷。桓公三往而弗得見。桓公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無以易萬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亦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見之。

或曰。桓公不知仁義。夫仁義者。憂天下之害。趨一

國之患。不避卑辱。謂之仁義。故伊尹以中國為亂道。為宰于湯。百里奚以秦為亂道。為虜于穆公。皆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辭卑辱。故謂之仁義。今桓公以萬乘之勢。下匹夫之士。將與欲憂齊國。而小臣不行。見小臣之忘民也。忘民不可謂仁義。仁義者。不失人臣之禮。不敗君臣之位者也。是故四封之內。執會而朝。名曰臣。臣吏分職受事。名曰萌。今小臣在民萌之眾。而逆君上之欲。故不可謂仁義。仁義不在焉。桓公又從而禮之。使小臣有智

能而遁桓公。是隱也。宜刑。德心修而隱不為臣用故宜刑也若無智能而虛驕矜桓公。是誣也。宜戮。小臣之行。非刑則戮。桓公不能領臣主之理。而禮刑戮之人。是桓公以輕上侮君之俗。教於齊國也。非所以為治也。故曰桓公不知仁義。

靡笄之役。晉代齊也。靡笄山名。韓獻子將斬人。邾獻子聞之。駕往救之。比至。則已斬之矣。邾子因曰。胡不以徇。其僕曰。曩不將救之乎。邾子曰。吾敢不分謗乎。或曰。邾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

辨詰之文無有如此者

也。若罪人則不可救。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而勸之以殉。勸之以殉。是重不辜也。斬既不辜。殉又不辜。是重不辜也。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則國危。邾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邾子奚分焉。斬若非罪人。則已斬之矣。而邾子乃至。是韓子之謗已成。而邾且後至也。夫邾子曰。以殉不足以分。斬人之謗。而又生殉之謗。殉既不辜。益得一謗。是何言分謗也。昔者紂為炮烙。崇侯惡來。又曰。斬涉者之脛也。奚分於紂之謗。

此助為虐。更益謗也。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不得。斬謂不辜也。且望邾子之得之也。望邾子正。韓子之過。今邾子俱弗得。則民絕望於上矣。故曰。邾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且邾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為非也。不道其所以為非而勸之。以殉。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下使民望絕於上。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邾子之所以分謗者也。

桓公解管仲之束縛而相之。管仲曰。臣有寵矣。然而臣卑。公曰。使子立高國之上。管仲曰。臣賢矣。然

而臣貧。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管仲曰：臣富矣。然而臣疏。於是立以爲仲父。霄略曰：管仲以賤爲不可以治國。故請高國之上。以貧爲不可以治富。故請三歸。以疏爲不可以治親。故處仲父。管仲非貪。以便治也。

或曰：今使臧獲奉君令。詔卿相。莫敢不聽。非卿相卑而臧獲尊也。主令所加。莫敢不從也。今使管仲之治。不緣桓公。是無君也。謂擅出其令。故曰不緣也。國無君。不可以爲治。若負桓公之威。下桓公之令。是臧獲之

所以信也。奚待高國仲父之尊而後行哉。當世之

行事。都丞都丞官之之下。徵令者。不辟尊賢。不就

卑賤。二官雖卑。奉命徵令。亦不以尊。卽避卑。卽就也。故行之而法者。雖恭

伯信乎卿相。行之而非法者。雖大吏。詘乎民萌。今

管仲不務尊主明法。而事增寵益爵。是非管仲貪

欲富賢。必闇而不知術也。故曰：管仲有失行。霄略

有過譽。

韓宣王問於繆留。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繆留對曰：昔魏兩用樓翟而亡西河。樓翟。魏人也。楚兩用

昭景而亡鄢郢。昭景楚之二姓今君兩用公仲公叔。此必

將爭事而外市。與鄰國交私以示已利故曰外市也則國必憂矣

或曰。昔者齊桓公兩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伊尹

仲虺。夫兩用臣者國之憂。則是桓公不霸。成湯不

王也。湣王一用淖齒。而手歿乎東廟。主父一用李

兌。滅食而歿。主誠有術。兩用不為患。無術兩用則

爭事而外市。一則專制而劫弑。今留無術以規上。

使其主去兩用一。是不有西河鄢郢之憂。則必有

身歿滅食之患。是膠留未有善以知言也。

難二第三十七

景公過晏子曰。子宮小近市。請徙子家豫章之圃。

晏子再拜而辭曰。且嬰家貧。待市食。而朝暮趨之。

不可以遠。景公笑曰。子家習市。識貴賤乎。是時景

公繁於刑。晏子對曰。踴賚而屨賤。景公曰。何故。對

曰。刑多也。景公造亡老然變色曰。寡人其暴乎。於

是損刑五

或曰。晏子之賚踴。非其誠也。欲便辭以止多刑也。

卒問而應非深思也。亂國重典豈惡刑多在當與不當耳。不在多少。此不察治之患

也。夫刑當無多。不當無少。苟不當雖少猶以爲多也。無以不當聞。而以太多說。無術之患也。敗軍之誅以千百數。猶北且不止。卽治亂之刑如恐不勝。而姦尚不盡。今晏子不察其當否。而以太多爲說。不亦妄乎。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盜賊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惠。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爲治也。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耻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有國之耻也。公胡其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發倉困。賜貧窮。論圜。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

公胡不復遺冠乎

或曰。管仲雪桓公之耻於小人。而生桓公之耻於君子矣。使桓公發倉困而賜貧窮。論圜。而出薄罪。非義也。不可以雪耻。使之而義也。桓公宿義。須遺冠而後行之。則是桓公行義。非爲遺冠也。是雖雪遺冠之耻於小人。而亦遺宿義之耻於君子矣。且夫發困倉而賜貧窮者。是賞無功也。論圜。而出薄罪者。是不誅過也。夫賞無功。則民偷幸。而望於上。遺冠得賜常望遺冠。不誅過。則民不懲而易爲非。此亂

之本也安可以雪耻哉

昔者文王侵孟堯莒舉鄆三舉事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說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

或曰仲尼以文王為智也不亦過乎夫智者知禍難之地而辟之者也是以身不及於患也使文王所以見惡於紂者以其不得人心耶則雖索人心

以解惡可也紂以其大得人心而惡之已又輕地以收人心是重見疑也固其所以桎梏囚於羑里也鄭長者有言體道無為無見也此最宜於文王矣不使人疑之也仲尼以文王為智未及此論也晉平公問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臣之力也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賓胥無

善削縫

言損益若女工剪削彌縫

隰朋善純緣

言增飾若女工之純緣也衣

成君舉而服之亦臣之力也君何力之有師曠伏琴而笑之公曰太師奚笑也師曠對曰臣笑叔向

之對君也。凡為人臣者猶炮宰和五味而進之君。君弗食孰敢強之也。臣請譬之。君者壤地也。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後草木碩大亦君之力。臣何力之有。

或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夫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美之大者也。非專君之力也。又非專臣之力也。昔者宮之奇在虞。僖負羈在曹。二臣之智言中事。發中功。虞曹俱亡者。何也。此有其臣而無其君者也。且蹇叔處于而于亡。處秦而秦霸。非蹇叔愚

於于而智於秦也。此有君與無臣也。向曰。臣之力也。不然矣。昔者桓公宮中二市。婦閭聖門也二百。被髮而御。婦人得管仲為五伯長。失管仲得豎刁。而身死蟲流出。尸不葬。以為非臣之力也。且不以管仲為霸。以為君之力也。且不以豎刁為亂。昔者晉文公慕於齊女而亡歸。咎犯極諫。故使反晉國。故桓公以管仲合。文公以舅犯霸。而師曠曰。君之力也。又不然矣。凡五霸所以能成功名於天下者。必君臣俱有力焉。故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者

三有司三請皆而優笑曰易哉為君一曰仲父二

曰仲父優俳優樂者名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

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得仲父之後何為不易

乎哉

或曰桓公之所應優非君人者之言也桓公以君

人為勞於索人何索人為勞哉伊尹自以為宰于

湯百里奚自以為虜于穆公虜所辱也宰所羞也

蒙羞辱而接君上賢者之憂世急也然則君人者

無逆賢而已矣索賢不為人主難且官職所以任

賢也爵祿所以賞功也設官職陳爵祿而士自至

君人者奚其勞哉使人又非所佚也人主雖使人

必以度量準之以刑名參之以事過於法則行不

遇於法則止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以刑名收

臣以度量準下此不可釋也君人者焉佚哉索人

不勞使人不佚而桓公曰勞於索人佚於使人者

不然且桓公得管仲又不難管仲不效其君而歸

桓公鮑叔輕官讓能而任之桓公得管仲又不難

文字精異
難窮

明矣。已得管仲之後。奚遽易哉。管仲非周公旦。周公旦假爲天子。七年。成王壯。授之以政。非爲天下計也。爲其職也。夫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背死君而事其讎。背死君而事其讎者。必不難奪子而行天下。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難奪其君國矣。管仲。公子糾之臣也。謀殺桓公而不能其君。死而臣桓公。管仲之取舍。非周公旦未可知也。若使管仲大賢也。且爲湯武。湯武桀紂之臣也。桀紂作亂。湯武奪之。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桀紂之

行居湯武之上。桓公危矣。若使管仲不肖人也。且爲田常。田常簡公之臣也。而弑其君。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簡公之易。居田常之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非周公旦亦以明矣。然爲湯武與田常未可知也。爲湯武有桀紂之危。爲田常有簡公之亂也。已得仲父之後。桓公奚處易哉。若使桓公之任管仲。必知不欺已也。是知不欺主之臣也。然雖知不欺主之臣。今桓公以任管仲之專。借豎刁易牙。蟲流出尸而不葬。桓公不知臣欺主與不欺主。已

明矣。而任臣如彼其專也。故曰桓公闇主。李兌治中山。苦陘令上計而入多。李兌曰。語言辨聽之說。不度於義。謂之窵言。苟且也無山林澤谷之利而入多者。謂之窵貨。君子不聽窵言。不受窵貨。子姑免矣。

或曰。李子設辭曰。夫言語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者。謂之窵言。辯在言者。說在聽者。言非聽者也。則辯非說者也。所謂不度於義。非謂聽者。必謂所聽也。聽者非小人。則君子也。小人無義。必不能度之義。

也。君子度之義。必不肯說也。夫曰言語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者。必不誠之言也。入多之為窵貨也。未可遠行也。李子之姦。弗蚤禁。使至於計。是遂過也。無術以知而入多。入多者。穰也。穰豐多也雖倍入。將奈何。舉事慎陰陽之和。種樹節四時之適。無早晚之失。寒溫之災。則入多。不以小功妨大務。不以私欲害人事。丈夫盡於耕農。婦人力於織紝。則入多。務於畜養之理。察於土地之宜。六畜遂。五穀殖。則入多。明於權計。審於地形。舟車機械之利用。力少。致

功大則入多。利商市關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無。客商歸之。外貨留之。儉於財用。節於衣食。宮室器械周於資用。不事玩好。則入多。入多。皆人為也。若天事風雨時。寒温適。土地不加大。而有豐年之功。則入多。人事天功。二物者皆入多。非山林澤谷之利也。夫無山林澤谷之利。入多。因謂之寃貨者。無術之言也。

文法變化不可按攝

趙簡子圍衛之郭。郭。犀楯犀櫓。立於矢石之所及。簡子以犀為膏櫓而自臥之櫓。櫓類也。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枹曰。

烏乎。吾之士數弊也。行人燭過。免胄而對曰。臣聞之。亦有君之不能耳。士無弊者。但君不能用之耳。昔者吾先君獻公并國十七。服國三十八。戰十有二勝。是民之用也。獻公沒。惠公即位。淫衍暴亂。身好玉女。秦人恣侵。去絳十七里。亦是人之用也。惠公沒。文公授之圍衛。取鄴。城濮之戰。五敗荆人。取尊名於天下。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耳。士無弊也。簡子乃去楯櫓。立矢石之所及。鼓之而士乘之。戰大勝。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

一言也

或曰。行人未有以說也。乃道惠公以此人是敗。文

公以此人是霸。未見所以用人也。文能以賞信必

立於矢石間簡子未可以速去楯櫓也。嚴親在圍。犯

矢石。孝子之所愛親也。孝子所以輕犯矢石而救者謂親愛孝子愛

親百數之一也。犯難救親百人無一人言孝稀也今以為身處危

而人尚可戰。是以百族之子愛於上。皆若孝子之

愛親也。是行人之誣也。能孝於親者尚百無一況於君百族而行孝哉是誣

也。好利惡害。夫人之所有也。賞厚而信。人輕敵矣。

齊句

刑重而必。人不北矣。長行徇上。數百不一人喜利

畏罪。人莫不然。將眾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數。而道

乎百無失人之行。行人未知用眾之道也。

韓非子卷第十五終

韓非子卷第十六

難三第三十八

難四第三十九

難三第三十八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糲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入見。問龐糲氏子。子服厲伯對曰。其過三。皆君之所未嘗聞。自是之後。君賚子思。而賤子服厲伯也。

或曰魯之公室三世劫於季氏。不亦宜乎。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其得之一也。故以善聞之者。以說善同於上者也。以姦聞之者。以惡姦同於上者也。此宜賞譽之所及也。聞善聞姦俱當賞也不以姦聞。是異於上而下比周於姦者也。此宜毀罰之所及也。今子思不以過聞。而穆公賢之。厲伯以姦聞。而穆公賤之。人情皆喜賢而惡賤。故季氏之亂成而不上聞。此魯君之所以劫也。且此亡王之俗。取魯之民所以自美。而穆公獨賢之。不亦倒乎。

文公出亡。獻子使寺人披攻之。蒲城。披斬其袪。文公奔翟。惠公卽位。又使攻之。惠竇不得也。及文公反國。披求見。公曰。蒲城之役。君令一宿而汝卽至。惠竇之難。君令三宿而汝一宿。何其速也。披對曰。君令不二。除君之惡。惟恐不堪。蒲人翟人。余何有焉。當時君爲蒲翟之人。無臣之分。則何有焉。今公卽位。其無蒲翟乎。且桓公置射鉤而相管仲。君乃見之。

或曰。齊晉絕祀。不亦宜乎。桓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鉤之怨。文公能聽寺人之言。而弃斬袪之罪。

桓公文公能容二子者也。後世之君明不及二公。後世之臣賢不如二子。以不忠之臣事不明之君。君不知則有燕操子之也。子罕田常之賊知之則以管仲寺人自解。君必不誅而自以為有桓文之德。是臣讎君而明不能燭。多假之資自以為賢而不戒。則雖無後嗣不亦可乎。且寺人之言也。直飾非言也。君令而不貳者。則是貞於君也。死君後生。臣不愧而後為貞。不皆死然。今惠公朝卒而暮事文公。寺人之不貳何如。

管子之言皆從桓公所論而正之非虛語也非故駁之過矣

人有設桓公隱者曰。一難二難三難何也。桓公不能對。以告管仲。管仲對曰。一難也。近優而遠士。二難也。去其國而數之海。三難也。君老而晚置太子。桓公曰善。不擇日而廟禮太子。或曰。管仲之射隱不得也。士之用不在近遠。而俳優侏儒。固人主之所與燕也。則近優而遠士。而以為治。非其難者也。夫處世而不能用其有。而徒不去國。是以一人之力禁一國。以一人之力禁一國者。少能勝之。明能照遠。姦而見隱微。必行之令。雖

遠於海。內必無變。然則去國之海而不劫殺。非其難者也。楚成王置商臣以爲太子。又欲置公子職。商臣作難。遂弒成王。公子宰。周太子也。公子根有寵。遂以東州反。分而爲兩國。此皆非晚置太子之患也。夫分勢不二。庶孽卑寵無藉。雖處耄老。晚置太子。可也。然則晚置太子。庶孽不亂。又非其難也。物之所謂難者。必借人成勢。而勿侵害已。可謂一難也。賢妾不使二后。二難也。愛孽不使危正。適專聽一臣。而不敢偶君。此則可謂三難也。

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出。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諸侯。四鄰之士。內比周。而以愚於君。使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選賢。齊景公築雍門爲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謂以大夫之業也。賜與爲寢也。故曰政

在節財。

或曰。仲尼之對。亡國之言也。恐民有倍心而說之。悅近而來遠。則是教民懷惠。惠之爲政。無功者受賞。而有罪者免。此法之所以敗也。法敗而政亂。以亂政治。敗民未見其可也。且民有倍心者。君上之明有所不及也。不紹葉公之明。而使之悅近而來遠。是舍吾勢之所能禁。而使與天下行惠以爭民。非能持勢者也。夫堯之賢。六王之冠也。舜一從而咸包。而堯無天下矣。有人無術以禁下。恃爲舜而

不失其民。不亦無術乎。明君見小姦於微。故民無大謀。行小誅於細。故民無大亂。此謂圖難者於其所易也。爲大者於其所細也。今有功者必賞。賞者不德君力之所致也。有罪者必誅。誅者不怨上罪之所生也。民知誅罰之皆起於身也。故習功利於業而不受賜於君。太上下智有之。此言太上之下民無說也。安取懷惠之民。上君之民無利害。說以悅近來遠。亦可舍已。哀公有臣。外障距。內比周。以愚其君而說之。以選賢。此非功伐之論也。選其心

之所謂賢者也。使哀公知三子外障距內比周也。則三子不一日立矣。哀公不知選賢。選其心之所謂賢。故三子得任事。燕王噲賢子之而非孫卿。故身死爲僂。夫差智太宰嚭而愚子胥。故滅於越。魯君不必知賢而說以選賢。是使哀公有夫差燕噲之患也。明君不自舉臣。臣相進也。不自賢功。功相徇也。論之於任。試之於事。課之於功。故羣臣公正而無私。不隱賢。不進不肖。然則人主奚勞於選賢。景公以百乘之家。賜而說以節財。是使景公無術。

以享厚樂。而獨儉於上。未免於貧也。有君以千里養其口腹。則雖桀紂不侈焉。齊國方三千里而桓公以其半自養。是侈於桀紂也。然而能爲五霸冠者。知侈儉之地也。爲君不能禁下而自禁者。謂之劫。不能飾下而自飾者。謂之亂。不節下而自節者。謂之貧。明君使人無私。以詐而食者禁。力盡於事。歸利於上者必聞。聞者必賞。污穢爲私者必知。知者必誅。然故忠臣盡忠於公。民士竭力於家。百官精尅於上。精廉尅已侈倍景公。非國之患也。但如上雖侈非國之

也。患然則說之以節財，非其急者也。夫對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無患，知下之謂也。知下明則禁於微，禁於微則姦無積，姦無積則無比。周無比，周則公私分，公私分則朋黨散，朋黨散則無外障，距內比周之患，知下明則見精沐，見精沐則誅賞明，誅賞明則國不貧，故曰一對而三公無患，知下之謂也。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間，聞婦人之哭，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間，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

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或曰：子產之治，不亦多事乎？不以法度而用智，故曰多事也。姦必

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則鄭國之得姦者寡矣。

不任典成之吏，典主也，謂因事而責成之。不察參伍之政，不明

度量，恃盡聰明，勞智慮而以知姦，不亦無術乎？且

夫物衆而智寡，寡不勝衆，智不足以徧知物，故因

物以治物。謂若因龍以治鱗蟲，因鳳以治羽鳥也。下衆而上寡，寡不

勝衆者，言君不足以徧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是

以形體不勞而事治。智慮不用而姦得。故宋人語曰。一雀過羿必得之。則羿誣矣。羿雖善射見雀未必一一得之故曰也。以天下為之羅。則雀不失矣。夫知姦亦有大羅。不失其一而已矣。不修其理而以已之智察為之。弓矢則子產誣矣。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其子產之謂矣。

秦昭王問於左右曰。今時韓魏孰與始強。左右對曰。弱於始也。今之如耳。魏齊孰與曩之。孟常芒卯對曰。不及也。王曰。孟常芒卯率強韓魏。猶無奈寡。

文選國策

人何也。左右對曰。甚然。中期推琴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夫六晉之時。知氏最強。滅范中行而從韓魏之兵以伐趙。灌以晉水。城之未沈者三板。知伯出。魏宣子御。韓康子為驂乘。知伯曰。始吾不知水可以滅人之國。吾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康子踐宣子之足。肘足接乎車上。而知氏分於晉陽之下。今足下雖強。未若知氏。韓魏雖弱。未至如其晉陽之下也。此天下方用肘足之時。願王勿易之也。

或曰昭王之問也有失。左右中期之對也有過。凡明主之治國也。任其勢。勢不可害。則雖強天下無奈何也。而況孟常。芒卯。韓魏能奈我何。其勢可害也。則不肖如耳。魏齊及韓魏猶能害之。然則害與不侵。在自恃而已矣。奚闕乎。曰恃其不可侵。則強與弱奚其擇焉。夫不能自恃而問其奈何也。其不侵也。幸矣。申子曰。失之數而求之信。則疑矣。其昭王之謂也。知伯無度。從韓康。魏宣而圖以水灌滅其國。此知伯之所以國亡而身死。頭爲飲杯之故。

也。今昭王乃問孰與始強。其畏有水人之患乎。雖有左右。非韓魏之二子也。安有肘足之事。而中期曰勿易。此虛言也。且中期之所官琴瑟也。絃不調。弄不明。中期之任也。此中期所以事昭王者也。中期善承其任。未慊昭王也。而爲所不知。豈不妄哉。左右對之曰。弱於始與不及。則可矣。其曰甚。然則諛也。申子曰。治不踰官。雖知不言。今中期不知而尚言之。故曰昭王之問有失。左右中期之對皆有過也。

管子曰。見其可說之有證。見其不可惡之有形。賞罰信於所見。雖所不見。其敢爲之乎。見其可說之無證。見其不可惡之無形。賞罰不信於所見。而求所不見之外。不可得也。

或曰。廣廷嚴居。衆人之所肅也。晏室獨處。曾史之所慢也。觀人之所肅。非得情也。且君上者。臣下之所爲飾也。好惡在所見。臣下之飾姦物以愚其君。必也。明不能燭遠姦。見隱微。而待之以觀飾行。定賞罰。不亦弊乎。

管子曰。言於室。滿於室。言於堂。滿於堂。是謂天下王。

或曰。管仲之所謂言室滿室。言堂滿堂者。非特謂遊戲飲食之言也。必謂大物也。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胷中。以偶衆端。而潛御羣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內卑賤。莫不聞知也。不獨滿於堂。用術。則親愛近習。莫之得聞也。不得滿室。而管子猶曰。言於

室滿室言於堂滿堂非法術之言也

難四第三十九

衛孫文子聘於魯。公登亦登。叔孫穆子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也。今子不後寡君。一。等寡君未知所過也。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子退而告人曰。孫子必亡。臣而不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

或曰。天子失道。諸侯伐之。故有湯武。諸侯失道。大夫伐之。故有齊晉。臣而伐君者必亡。則是湯武不

王。晉齊不立也。孫子君於衛而後不臣於魯。臣之君也。君有失也。故臣有得也。不命亡於有失之君。而命亡於有得之臣。不察魯不得誅衛大夫。而衛君之明。不知不悛之臣。孫子雖有是二也。以亡。其所以失。所以得。君也。

或曰。臣主之施分也。臣能奪君者。以得相踦也。故非其分而取者。衆之所奪也。辭其分而取者。民之所予也。是以桀索嶧山之女。紂求比干之心。而天下離。湯身易名。武身受詈。而海內服。趙咺走山。田

非必奪君之位分所當得也。以分所得得而後自處丁君位也。

氏外僕而齊晉從。則湯武之所以王。齊晉之所以立。非必以其君也。彼得之而後以君處之也。今未有其所以得而行其所以處。是倒義而逆德也。倒義則事之所以敗也。逆德則怨之所以聚也。敗亡之不察。何也。

魯陽虎欲攻三桓。不尅而犇齊。齊躋公禮之。鮑文子諫曰。不可。陽虎有寵於季氏。而欲伐於季孫。貪其富也。今君富於季孫。而齊大於魯。陽虎所以盡詐也。景公乃囚陽虎。

或曰。千金之家。其子不仁。人之急利甚也。桓公五伯之上也。爭國而殺其兄。其利大也。臣主之間。非兄弟之親也。劫殺之功。制萬乘而享大利。則羣臣孰非陽虎也。事以微巧成。以疎拙敗。羣臣之未起難也。其備未具也。羣臣皆有陽虎之心。而君上不知。是微而巧也。陽虎貪於天下。以欲攻上。是疏而拙也。不使景公加誅於拙虎。是鮑文子之說反也。臣之忠詐。在君所行也。君明而嚴。則羣臣忠。君懦而闇。則羣臣詐。知微之謂明。無救赦之謂嚴。不知

齊之巧臣而誅魯之成亂不亦妄乎

或曰仁貪不同心故公子目夷辭宋而楚商臣弑父鄭去疾予弟而魯桓弑兄五伯兼并而以桓律人則是皆無貞廉也且君明而嚴則羣臣忠陽虎爲亂於魯不成而走入齊而不誅是承爲亂也君明則知誅陽虎之可以濟亂也此見微之情也語曰諸侯以國爲親君嚴則陽虎之罪不可失此無救赦之實也則誅陽虎所以使羣臣忠也未知齊之巧臣而廢明亂之罰責於未然而不誅昭昭之

罪此則妄矣今誅魯之罪亂以威羣臣之有姦心者而可以得季孟叔孫之親鮑文之說何以爲反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及昭公卽位懼其殺已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子亶也君子曰昭公知所惡矣公子圉曰高伯其爲戮乎報惡已甚矣

或曰公子圉之言也不亦反乎昭公之及於難者報惡晚也然則高伯之晚於死者報惡甚也明君不懸怒有怒不行且舉懸怒則臣懼罪輕舉以行

計則人主危。故靈臺之飲。衛侯怒而不誅。故褚師作難。食竈之羹。鄭君怒而不誅。故子公殺君。君子之舉。知所惡。非甚之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行誅焉。以及於死。故曰知所惡。以見其無權也。人君非獨不足於見難而已。或不足於斷制。今昭公見惡稽罪而不誅。使渠彌含憎懼。死以徼幸。故不免於殺。是昭公之報惡不甚也。

或曰。報惡甚者。大誅報小罪。大誅報小罪也者。獄之至也。獄之患。故非在所以誅也。以讎之衆也。是

以晉厲公滅三郟而藥中。行作難。鄭子都殺伯咺而食鼎起禍。吳王誅子胥而越勾踐成霸。則衛侯之逐鄭靈之弒。不以褚師之不死。而子公之不誅也。以未可以怒而有怒之色。未可誅而有誅之心。怒其當罪而誅不逆人心。雖懸奚害。夫未立有罪。卽位之後。宿罪而誅。齊胡之所以滅也。君行之。臣猶有後患。况爲臣而行之君乎。誅旣不當。而以盡爲心。是與天下爲讎也。則雖爲戮。不亦可乎。衛靈之時。彌子瑕有寵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

臣之夢淺矣。公曰。奚夢。夢見竈者。爲見公也。公怒曰。吾聞人主者夢見日。奚爲見寡人而夢見竈乎。侏儒曰。夫日兼照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人君兼照一國。一人不能壅也。故將見人主而夢日也。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或者一人煬君邪。則臣雖夢竈。不亦可乎。公曰善。遂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

或曰。侏儒善假於夢以見主道矣。然靈公不知侏儒之言也。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者。是去

所愛而用所賢也。鄭子都賢慶建而壅焉。燕子噲賢子之而壅焉。夫去所愛而用所賢。未免使一人煬已也。不肖者煬主。不足以害明。今不加知而使賢者煬王。則必危矣。

或曰。屈到嗜芟。文王嗜菖蒲菹。非正味也。而二賢尚之。所味不必美。晉靈侯說參無恤。燕噲賢子之。之非正士也。而二君尊之。所賢不必賢也。非賢而用之。與愛而用之同賢。誠賢而舉之。與用所愛異狀。故楚莊舉叔孫而霸。商辛用費仲而滅。此皆用

韓非子卷第十六
所賢而事相反也。燕噲雖舉所賢而用於所愛
衛奚距然哉。則侏儒之未可見也。君壅而不知其
壅也。已見之後而知其壅也。退壅臣。是加知之
也。曰不加知而使賢者煬已。必危。而今以加知
矣。則雖煬已。必不危矣。

韓非子卷第十六終

韓非子卷第十七

難勢第四十

問辯第四十一

問田第四十二

定法第四十三

說疑第四十四

詭使第四十五

難勢第四十

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
螾螻同矣。則失其所乘也。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
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於賢者。則權重位尊也。
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吾

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於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衆也。堯敎於隸屬。而民不聽。至於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智未足以服衆。而勢位足以任賢者也。

應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吾不以龍蛇爲不託於雲霧之勢也。雖然。夫擇賢而專任。勢足以爲治乎。則吾未得見也。夫有雲霧之勢。而能乘遊之者。龍蛇之材美之也。今雲盛而螾弗能乘也。霧醜

文字奇偉詭
難於檢會
而愈奇百字
也。古未發之秘

而螾不能遊也。夫有盛雲醜霧之勢。而不能乘遊者。螾螳之材薄也。今桀紂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爲之雲霧。而天下不免乎大亂者。桀紂之材薄也。且其人以堯之勢治天下。何以異桀之勢亂天下者也。夫勢者。非能必使賢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賢者用之。則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則天下亂。人之情性。賢者寡。而不肖者衆。而以威勢之利。濟亂世之不肖人。則是以勢亂天下者多矣。以勢治天下者寡矣。夫勢者。便治而利亂者也。故周

書曰。毋爲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於勢。是爲虎傅翼也。桀紂爲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爲炮烙。以傷民性。桀紂得乘肆行者。南面之威。爲之翼也。使桀紂爲匹夫。未始行一。而身在刑戮矣。勢者。養虎狼之心。而成暴亂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勢之於治亂。本末有位也。而語專言勢之足以治天下者。則其智之所至者淺矣。夫良馬固車。使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車馬非異也。或至乎千里。或爲人笑。則巧拙

相去遠矣。今以國位爲車。以勢爲馬。以號令爲轡。以刑罰爲鞭策。使堯舜御之。則天下治。桀紂御之。則天下亂。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速致遠。不知任王良。欲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此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治民之王良也。復應之曰。其人以勢爲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賢乃治。則不然矣。夫勢者。名一而變無數者也。勢必於自然。則無爲言於勢矣。吾所爲言勢者。言人之所設也。今日堯舜得勢而治。桀得勢而亂。吾非以堯桀爲不然也。

雖然。非一人之所得設也。夫堯舜生而在上位。雖有十桀紂。不能亂者。則勢治也。桀紂亦生而在上位。雖有十堯舜。而亦不能治者。則勢亂也。故曰。勢治者則不可亂。而勢亂者則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勢也。非人之所得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勢也而已矣。賢何事焉。何以明其然也。客曰。人有鬻矛與楯者。譽其楯之堅。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人應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以爲不可陷之楯。

與無不陷之矛。爲名不可兩立也。夫賢之爲勢。不可禁。而勢之爲道。也無不禁。以不可禁之勢。與無不禁之道。此矛楯之說也。夫賢勢之不相容。亦明矣。且夫堯舜桀紂。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隨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絕於中。吾所以爲言勢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堯舜。而下亦不爲桀紂。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背法。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處勢。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且夫治千而亂一。與

治一而亂千也。是猶乘驥駟而分馳也。相去亦遠矣。夫弃隱括之法。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爲車。不能成一輪。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釋勢委法。堯舜戶說而人辯之。不能治三家。夫勢之足用亦明矣。而曰必待賢。則亦不然矣。且夫百日不食。以待梁肉。餓者不活。今待堯舜之賢。乃治當世之民。是猶待梁肉而救餓之說也。夫曰良馬固車。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則日取乎千里。吾不以爲然。夫待越人之善海遊者。以救中國之溺人。越人善遊

矣。而溺者不濟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馭今之馬。亦猶越人救溺之說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馬固車。五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遠。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臧獲敗之。治非使堯舜也。則必使桀紂亂之。此味非飴蜜也。必苦菜亭歷也。此則積辯累辭。離理失術。兩未之議也。奚可以難夫道理之言乎哉。客議未及此論也。

問辯第四十一

或問曰。辯安生乎。對曰。生於上之不明也。問者曰。上之不明。因生辯也。何哉。對曰。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賢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賢。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若其無法令。而可以接詐應變。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責其實。言當則有大利。不當則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無以訟。此所以無辯之故也。亂世則不然。主上有令。而民以文學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矯之。人主顧漸其法令。而尊學者之智行。此

漸音尖沒也

世之所以多文學也。夫言行者。以功用爲之的。穀者也。夫砥礪殺矢。而以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不可謂善射者。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也。故有常。則羿逢蒙。以五寸的爲功。無常。則以妄發之中。秋毫爲拙。今聽言觀行。不以公用爲之的。穀言雖至察。行雖至堅。則妄發之說也。是以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爲察。以博文爲辯。其觀行也。以離羣爲賢。以犯上爲抗。人主者。說辯察之言。尊賢抗之行。

故夫作法術之人。立取舍之行。別辭爭之論。而莫
爲之正。是以儒服帶劔者衆。而耕戰之士寡。堅白
無厚之詞章。而憲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則辯生
焉。

問田第四十二

徐渠問田鳩曰。臣聞智士不襲下而遇君。聖人不
見功而接上。今陽成義渠。明將也。而措於毛伯。公
孫亶回。聖相也。而關於州部。何哉。田鳩曰。此無他
故異物。主有度。上有術之故也。且足下獨不聞楚

將宋觚而失其政。和魏相馮離而亡其國。二君者。驅
於聲詞。眩乎辯說。不試於毛伯。不關乎州部。故有
失政亡國之患。由且且觀之。夫無毛伯之試。州部之
關。豈明主之備哉。

堂谿公謂韓子曰。臣聞服禮辭讓。全之術也。修行
退智。遂之道也。今先先立法術。設度數。臣竊以爲
危於身而殆於軀。何以效之。所聞先生術曰。楚不
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而富彊。二子之言已當
矣。然而吳起支解。而商君車裂者。不逢世遇主之

患也。逢遇不可必也。患禍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竊爲先生無取焉。韓子曰。臣明先生之言矣。夫治天下之柄。齊民萌之度。甚未易處也。然所以廢先王之教而行賤臣之所取者。竊以爲立法術設度數。所以利民萌。便衆庶之道也。故不憚亂主闇上之患禍。而必思以齊民萌之資利者。仁智之行也。憚亂主闇上之患禍。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而不見民萌之資。夫利身者。貪鄙之爲也。臣不忍嚮貪鄙之爲。不敢傷仁智之行。

先王有幸臣之意。然有大傷臣之實。

定法第四十三

此篇大意言申韓偏于法術故不能善治

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於國。應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謂之衣食孰急於人。則是不可一無也。皆養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爲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羣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姦令者也。此

臣之所師也。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

問者曰：徒術而無法，徒法而無術，其不可何哉？對曰：申不害，韓昭侯之佐也；韓者，晉之別國也。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姦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則道之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利在故新相反。前後相悖，則申不害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姦臣猶有所譎其辭矣。故託萬乘之勁

韓七十年而不至於霸王者，雖用術於上，法不勤飾於官之患也。公孫鞅之治秦也，設告相坐而責其實，連什伍而同其罪，賞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勞而不休，逐敵危而不却，故其國富而兵強。然而無術以知姦，則以其富强也，資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敗也。而張儀以秦殉韓，魏惠王死，武王即位，甘茂以秦殉周。武王死，昭襄王即位，穰侯越韓魏而東攻齊。五年而秦不益尺土之地，乃城其陶邑之封，應侯攻韓。

八年。城其汝南之封。自是以來。諸用秦者。皆應穰之類也。故戰勝則大臣尊。益地則私封立。主無術以知姦也。商君雖十飾其法。人臣反用其資。故乘強秦之資。數十年而不至於帝王者。法不勤飾於官。主無術於上之患也。

問者曰。主用申子之術。而官行商君之法。可乎。對曰。申子未盡於法也。申子言治不踰官。雖知弗言。治不踰官。謂之守職可也。知而弗言。是謂過也。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以一國耳聽。故聽莫

聰焉。今知而弗言。則人主尚安假借矣。商君之法曰。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爲官者爲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爲官者爲百石之官。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也。今有法曰。斬首者令爲醫匠。則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醫者。齊藥也。而以斬首之功爲之。則不當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斬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斬首之功爲醫匠也。故曰。二子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

說疑第四十四

凡治之大者。非謂其賞罰之當也。賞無功之人。罰不辜之民。非所謂明也。賞有功。罰有罪。而不失其當。乃在於人者也。非能生功止過者也。是故禁姦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今世皆曰尊主安國者。必以仁義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國者之必以仁義智能也。故有道之主。遠仁義。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譽廣而名威。民治而國安。知用民之法也。凡術也者。主之所以執也。法也者。官

之所以師也。然使郎中日聞道於郎門之外。以至於境內日見法。又非其難者也。昔者有扈氏有失度。謹兜氏有孤男。三苗有成駒。桀有侯侈。紂有崇侯虎。晉有優施。此六人者。亡國之臣也。言是如非。言非如是。內險以賊其外。小謹以徵其善。稱道往古。使良事沮。善禪其主。以集精微。亂之以其所好。此夫郎中左右之類者也。往世之主。有得人而身安。國存者。有得人而身危。國亡者。得人之名一也。而利害相千萬也。故人主左右。不可不慎也。爲人

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別賢不肖如黑白矣。若夫許由續牙。晉伯陽。秦顛頡。衛僑如。狐不稽。重明。董不識。卞隨。務光。伯夷。叔齊。此十二人者。皆上見利不喜。下臨難不恐。或與之天下而不取。有卑辱之名。則不樂。食穀之利。夫見利不喜。上雖厚賞。無以勸之。臨難不恐。上雖嚴刑。無以威之。此之謂不令之民也。此十二者。或伏歿於窟穴。或槁歿於草木。或飢餓於山谷。或沈溺於水泉。有民如此。先古聖王皆不能臣。當今之世。將安用之。若夫關龍逢。

王子比干。隨季梁。陳泄冶。楚申胥。吳子胥。此六人者。皆疾爭強諫。以勝其君。言聽事行。則如師徒之勢。一言而不聽。一事而不行。則陵其主。以語從之。以威。雖身歿家破。要領不屬。手足異處。不難為也。如此臣者。先古聖王皆不能忍也。當今之時。將安用之。若夫田齊恒。宋子罕。魯季孫意如。晉僑如。衛子南勁。鄭太宰欣。楚白公。周單茶。燕子之。此九人者。之為其臣也。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隱正道而行私曲。上偪君下亂治。援外以撓內。侵下以謀上。

不難爲也。如此臣者，唯聖王智主能禁之。若夫昏亂之君，能見之乎？若夫后稷、皋陶、伊尹、周公、旦、太公望、管仲、隰朋、百里奚、蹇叔、舅犯、趙襄、范蠡、大夫種、逢同、華登，此十五人者，爲其臣也。皆夙興夜寐，卑身賤體，竦心白意，明刑辟，治官職，以事其君。進善言，通道法，而不敢矜其善，有成功立事而不敢伐其勞，不難破家以便國，殺身以安主。以其主爲高天、泰山之尊，而以其身爲壑谷、黼洧之卑。主有明名，廣譽於國，而身不難受壑谷、黼洧之卑。如此

臣者，雖當昏亂之主，尚可致功。況於顯明之主乎？此謂霸王之佐也。若夫周滑伯、鄭王孫申、陳公孫寧、儀行父、荊芊尹、申亥、隨少師、越種干、吳王孫頡、晉陽成泄、齊豎刁、易牙，此十二人者，之爲其臣也。皆思小利而忘法義，進則揜蔽賢良，以陰闇其主；退則撓亂百官，而爲禍難。皆輔其君，共其欲，苟得一說於主，雖破國殺衆，不難爲也。有臣如此，雖當聖王，尚恐奪之。而況昏亂之君，其能無失乎？有臣如此者，皆身歿國亡，爲天下笑。故周威公身殺國

分爲二。鄭子陽身殺國分爲三。陳靈公身死於夏
徵舒氏。荆靈王死於乾谿之上。隨亡於荆。吳并於
越。知伯滅於晉陽之下。桓公身死七日不收。故曰
諂諛之臣。唯聖王知之。而亂主近之。故至身死國
亡。聖王明君則不然。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讎。是
在焉。從而舉之。非在焉。從而罰之。是以賢良遂進
而姦邪並退。故一舉而能服諸侯。其在記曰。堯有
丹朱而舜有商均。啓有五觀。商有太甲。武王有管
蔡。五王之所誅者。皆父子弟之親也。而所殺亡

其身。殘破其家者。何也。以其害國傷民。敗法圯類
也。觀其所舉。或在山林藪澤巖穴之間。或在囹圄
纒紲纏索之中。或在割烹芻牧飯牛之事。然而明
主不羞其卑賤也。以其能可以明法便國利民。從
而舉之。身安名尊。亂主則不然。不知其臣之意。行
而任之以國。故小之名卑地削。大之國亡身死。不
明於用臣也。夫無數以度其臣者。必以其衆人之
口斷之。衆之所譽。從而悅之。衆之所非。從而憎之。
故爲人臣者。破家殘賸。內構黨與。外接巷族。以爲

舉從陰約結以相固也。虛相與爵祿以相勸也。且與我者將利之不與我者將害之。衆貪其利劫其威。彼誠喜則能利已。忌怒則能害已。衆歸而民留之以譽盈於國。發聞於主。主不能理其情。因以爲賢。彼又使譎詐之士。外假爲諸侯之寵。使假之以輿馬。信之以瑞節。鎮之以辭令。資之以幣帛。使諸侯而淫說其主。微挾私而公議所爲。使者異國之士也。所爲談者。左右之人也。主說其言而辯其辭。以此人者。天下之賢士也。內外之於左右。其諷一

而語同。大者不難卑身尊位以下之。小者高爵重祿以利之。夫姦人之爵祿重而黨與彌衆。又有姦邪之意。則姦臣愈反而說之曰。古之所謂聖君明王者。非長幼弱也。及以次序也。以其構黨與聚巷族。偪上弑君而求其利也。彼曰。何知其然也。因曰。舜偏堯。禹偏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譽之。察四王之情。貪得人之意也。度其行暴亂之兵也。然四王自廣措也。而天下稱大焉。自顯名也。而天下稱明焉。則威足以臨

天下利足以蓋世。天下從之。又曰。以今時之所聞。田成子取齊。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鄭。單氏取周。易牙之取衛。韓魏趙三子分晉。此六人。臣之弑其君者也。姦臣聞此。蹙然舉耳以爲是也。故內構黨與。外攄巷族。觀時發事。一舉而取國家。且夫內以黨與劫弑其君。外以諸侯之權矯易其國。隱正道。持私曲。上禁君。下撓治者。不可勝數也。是何也。則不明於擇臣也。記曰。周宣王以來。亡國數十。其臣弑君。取國者衆矣。然則難之從內起。與從外作。

者相半也。能一盡其民力。破國殺身者。尚皆賢主也。若夫轉法易位。全衆傳國。最其病也。爲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雖畢弋馳騁。撞鐘舞女。國猶且存也。不明臣之所言。雖節儉勤勞。布衣惡食。國猶自亾也。趙之先君敬侯。不修德行而好縱慾。適身體之所安。耳目之所樂。冬日畢弋。夏浮淫。爲長夜。數日不廢。御觴不能飲者。以筍灌其口。進退不肅。應對不恭者。斬於前。故居處飲食。如此其不節也。制刑殺戮。如此其無度也。然敬侯享國數十年。

兵不頓於敵國。地不虧於四鄰。內無君臣百官之亂。外無諸侯鄰國之患。明於所以任臣也。燕君子噲。召公奭之後也。地方數千里。持戟數千萬。安子女之樂。不聽鐘石之聲。內不堙污池臺榭。外不畢弋田獵。又親操耒耨以修畝。子噲之苦身以憂民。如此其甚也。雖古之所謂聖王明君者。其勤身而憂世。不甚於此矣。然而子噲身歿國亡。奪於子之。而天下笑之。此其何故也。不明乎所以任臣也。故曰。人臣有五姦。而主不知也。爲人臣者。有侈

用財貨賂以取譽者。有務慶賞賜予以移衆者。有務朋黨徇智尊士以擅逞者。有務解免赦罪獄以事威者。有務奉下直曲。怪言偉服瑰稱。以眩民耳目者。此五者。明君之所疑也。而聖主之所禁也。去此五者。則譟詐之人。不敢北面談立。文言多。實行寡。而不當法者。不敢誣情以談說。是以羣臣居則修身。動則任力。非上之令。不敢擅作疾言誣事。此聖王之所以牧臣下也。彼聖主明君。不適疑物以關其臣也。見疑物而無反者。天下鮮矣。故曰。孽有

擬適之子。配有擬妻之妾。廷有擬相之臣。臣有擬主之寵。此四者。國之所危也。故曰。內寵竝后。外寵貳政。枝子配適。大臣擬主。亂之道也。故周記曰。無尊妾而卑妻。無孽適子而尊小枝。無尊嬖臣而匹上卿。無尊大臣以擬其主也。四擬者破。則上無意。下無怪也。四擬不破。則隕身滅國矣。

詭使第四十五

聖人之所以爲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三曰名。夫利者。所以得民也。威者。所以行令也。名者。上下

一篇文字
說教印即謂
愈不窮有合
人所未發真
天下之奇也

之所同道也。非此三者。雖有不急矣。今利非無有也。而民不化上。威非不存也。而下不聽從。官非無法也。而治不當名。三者非不存也。而世一治一亂者。何也。夫上之所貴。與其所以爲治相反也。夫立名號。所以爲尊也。今有賤名輕實者。世謂之高。設爵位。所以爲賤。賢基也。而簡上不求見者。世謂之賢。威利所以行令也。而無利輕威者。世謂之重法。令所以爲治也。而不從法令。爲私善者。世謂之忠。官爵所以勸民也。而好名義不進仕者。世謂之烈。

士。刑罰所以擅威也。而輕法不避刑戮。死亡之罪者。世謂之勇。夫民之急名也。甚其求利也。如此則士之飢餓乏絕者。焉得無巖居苦身以爭名於天下哉。故世之所以不治者。非下之罪。上失其道也。常賢其所以亂。而賤其所以治。是故下之所欲。常與上之所以爲治相詭也。今下而聽其上。上之所急也。而惇慤純信。用心一者。則謂之寔。守法固聽令。審則謂之愚。敬上畏罪。則謂之怯。言時節。行中適。則謂之不肖。無二心私學。聽吏從教者。則謂之

陋。難致謂之正。難予謂之廉。難禁謂之齊。有令不聽。從謂之勇。無利於上。謂之愿。寬惠行德。謂之仁。重厚自尊。謂之長者。私學成羣。謂之師徒。閒靜安居。謂之有思。損仁逐利。謂之疾險。躁佻反覆。謂之智。先爲人而後自爲。類名號言。沉愛天下。謂之聖。言大不稱。而不可用。行而乖於世者。謂之大人。賤爵祿。不撓上者。謂之傑。下漸行如此。入則亂民。出則不便也。上宜禁其欲。滅其迹。而不止也。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亂上。以爲治也。凡所治者。刑罰也。今

有私行義者尊。社稷之所以立者安靜也。而躁險
讒諛者任。四封之內。所以聽從者。信與德也。而陂
知傾覆者使。令之所以行。威之所以立者。恭儉也。
不聽上而巖居非世者顯。倉廩之所以實者。耕農
之本務也。而綦組錦繡刻畫爲末作者富。名之所
以成。城池之所以廣者。戰士也。今死士之孤。飢餓
乞於道。而優笑酒徒之屬。乘車衣絲。賞祿所以盡
民力。易下死也。今戰勝攻取之士。勞而賞不霑。而
上筮視手理。狐蟲爲順辭於前者。日賜。上握度量

所以擅生殺之柄也。今守度奉量之士。欲以忠嬰
上而不得見。巧言利辭。行姦軌以倖偷世者。數御
據法直言。名刑相當。循繩墨。誅姦人。所以爲上治
也。而愈疏遠。諂施順意。從欲以危世者。近習。悉租
稅專民力。所以備難充倉府也。而士卒之逃事。伏
匿。附託有威之門。以避徭賦。而上不得者。萬數。夫
陳善田利宅。所以戰士卒也。而斷頭裂腹。播骨乎
平原曠野者。無宅容身。身死田奪。而女妹有色。大
臣左右無功者。擇宅而受。擇田而食。賞利一從上

出所擅制下也。而戰介之士不得職。而閒居之士尊顯。上以此爲教。名安得無卑。位安得無危。夫卑名位者。必下之不從法令。有二心。無私學。反逆世者也。而不禁其行。不破其羣。以散其黨。又從而尊之用事者過矣。上之所以立廉耻者。所以屬下也。今士大夫不羞污泥醜辱。而宦女妹私義之門。不待次而宦。賞賜所以爲重也。而戰鬪有功之士。貧賤。而便辟優徒。超級名號。誠信所以通威也。而主揜障近習。女謁竝行。百官主爵遷人。用事者過矣。

大臣官人。比周不法。行威利在下。則主卑而大臣重矣。夫立法令者。以廢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廢矣。私者。所以亂法也。而士有二心私學。巖居宮處。託伏深慮。大者非世。細者惑下。上不禁。又從而尊之。以名。化之以實。是無功而顯。無勞而富也。如此則士之有二心私學者。焉得無深慮。勉知詐。與誹謗法令。以求索與世相反者也。凡亂上反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學者也。故本言曰。所以治者法也。所以亂者私也。法立則莫得爲私矣。故曰。道私者亂。道

法者治。上無其道。則智者有私辭。賢者有私意。上
有私惠。下有私欲。聖智成群。造言作辭。以非法令
於上。上不禁塞。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不聽。上不從
法也。是以賢者顯名而居。姦人賴賞而富。賢者顯
名而居。姦人賴賞而富。是以上不勝下也。

韓非子卷第十七終

